

跳出家庭樊籠

碧華

『家』，一個多麼耐人尋味的字啊！似乎在字典中永遠是應該和溫暖，甜密，熱鬧，安定，舒適……等字並列的。……然而，在我，家只是一個藏着污穢和氣惱的冰窖。……當我跳出了那種桎我的樊籠時，我彷彿第一次又吸到新鮮而自由的空氣，第一次又拾起頭來看見了這海闊天空的世界。

家，一個多麼耐人尋味的字啊！看見這個字馬上會聯想到家人的問暖贖寒，溫存體貼；想到過年過節；想到不必住旅館或寺院似的公共宿舍；想到某個屋角落裏一張慣用的搖椅，或飯後由家裏人手裏遞來的一杯熱茶。

所以一個人離開了家，似乎是應該滿帶着辛酸和傷感的意味的吧。可是我離開了家，却好像是割棄了甚麼可憎的贅疣似的痛決。

首先要說明的，是我自己的歷史。仿照日田中陳白露自我介紹的口吻：我是舊官僚家庭出身，受過大學教育，從小沒有了父親，一直在各大都市裏面輾轉流離，頗有點新思想，也常寫點文藝作品，博得女作家的虛名聲……

我現在的家庭並不是我自己的，我是在另外一個男人的家庭裏。我結了婚，家裏有兩個孩子，孩子的爸爸，和孩子的祖母。

孩子的爸爸是農人家庭出身，生長於鄉村，大學畢業，從小沒有了父親，求學是自己奮鬥出來的。也常寫點文藝作品，有文學家之名。

因此，我們有兩個條件是巧合的：第一，都是孤兒；第二，都與文學有緣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在生活上同病相憐；在理智上彼此志趣相投。由此看來，他們的結合應該不是盲目的，我們應該可以攜手在一條事業的路上走，我們應該得幸福的吧。

可是感情是會使盲目的。它會像仲夏夜之夢裏的仙王一樣地惡作劇，使個

居於這一個聰明人。

和其的愛情沒有關係的，我勇敢地離開了我自己的家，離開了自己的母親，跟一位並不怎樣深知的男人跑到另一個大都市去。在那裏，便開始了我們的共同生活，並沒有任何儀式，我們都鄙視那種東縛人而毫無用處的東西。

第一年，我們像一對新婚夫婦一樣地過着青年人第二期的熱戀生活——靈與肉的一致。他寫了那張大學畢業證書，得了一個小小的位置，經濟狀況並不壞。我則埋頭於寫作。說實話，這一年的生活，過得相當好，我認爲這便是我所追求的幸福。然而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已經發覺我和他在思想上，在生活態度上，是多麼的不同了。

我是一個頗富於浪漫情趣的人，我有許多的白雲夢。把我的夢想向我最親近的人訴說，我認爲是一件最愉快的事。可是當我非常熱情地和他談話，我自己覺得月亮正在向我含笑，星兒正在狡狴地眨眼，微風頑皮地撫摸着我的臉頰的時

候，對面的人却絲毫不感到興趣，強忍着呵欠說：

『空想！你這全是空想啊！』

彷彿這是一幅美麗的畫，突然被一隻醜惡的手扯破了，我感到痛惜；又彷彿硬吞下一團塊九似的，我回到燈臺。這樣一次兩次，我祇好像一個孤獨的人似地，呆呆地獨自沉思默想了。

有一位朋友曾批評我倆的作品說，他的作品結構很嚴緊，思想很縝密，但嫌呆板，少一點才華。我的作品却正相反，感情如長江大河的奔放，雖然有時沖破了堤防，有時不免夾泥帶沙，然而低令人覺得氣勢的雄厚，金沙般的閃爍着清光。總之，一個是寫實的，一個是浪漫的。在文藝思潮上，這兩種思潮常常衝突着，同時，這也判斷了我們的思想和人生觀。

後來加以分析，為甚麼在無情的時候，一點也不會覺察這些呢？我想一是因為感情太盲目了，二是彼此的名言：『詩人，鄙人，情人，都是一類的。』不